

# 與藥學系



- 陳朝洋
- 民國 53 年北醫藥學系畢業
- 56 年獲得東京大學藥學碩士學位
- 59 年獲得藥學博士學位
- 專攻製藥化學專門課程，藥品製造工學(Physico-Chemical Technology)
- 論文題目：5-Keto-D-gluconate 之不齊接觸還原

## 1. 請問如何赴日留學？

要赴日留學，首先要經過國內之留學考試，然後向日本各大學教務處索取申請單。填好之後附上成績單，教授推薦書，日語能力證明書（由駐華日本大使館考試後發給）和本人照片寄去。經過他們教授會決定之後就可發給入學許可證。拿這個許可證就可辦理出國手續。到日本後，東大特有為期六個月或以上的研究生制度，用以觀察你的學習能力。然後再有個形式上的入學考試，通過之後才正式進入碩士課程。

## 2. 在日本求學是否與在台灣有所不同？

有。日本的大學非常注重實驗，而這些實驗多半是研究工作。以我們東大為例：我們每週有一次 Symposium 乃學生之間的討論。再者 Seminar 也是每週一次，還有讀書會（輪講），就是由對某一本書特有興趣的同學們，大家輪流介紹。這每週有 1~2 次。此外，每二週一次我們要聘請外面的學者專家來做特別演講。碩士課程每週只上 1~2 天的課，其餘都是自己的時間，用來作研究工作。畢業之前提出論文。總之，他們的特色是注重個人興趣，研究工作也全靠個人之努力，學校方面是不會加壓力或在後面推你的。

## 3. 在日本求學是否能獲得獎學金？

外國留學生要獲得日本政府的獎學金非常困難。每年有少數科目在台北公開招考，名額有十名。戰後有很多國家要求日本賠款，日本現在把部份金額充給該國留日學生的獎學金。我國因放棄要求日本賠款，所以沒有此項。此外，扶輪社，中國大使館也有獎學金。還有，其他私人機構委任你研究時，會給你一份 Fellowship。我在日本時就是接受武田藥品之 Fellowship。每個月日幣 1~2 萬圓。

# 博士校友一席談

■ 廖英藏

## 4. 在日本能夠兼差嗎？

非常困難。可以當家教，但機會少之又少。勞力工作則多一點，例如到餐館洗盤子，小姐可當會計。年底時當百貨公司的送貨員或臨時郵差。報酬大約每晚七百日圓。但我覺得這是非常划不來的。

## 5. 請問日本的藥學教育制度如何？

日本的藥學系下再分藥科和製藥化學科。前者乃次讀一般醫學院有關的課程。後者則偏向化學系的課程。事實上在科學日新月異的今日，光是一科藥學書是無法讀完所有藥學的。東京藥科大學在此二科之外，另設有衛生化學。所有課程也是分上下兩學期。

## 6. 請問您的研究心得？

我覺得在自然科學進步神速的今天，我們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實在不能有一點鬆懈，否則將要跟不上時代。例如我第一次研究時的Gas Chromatography of sugar 發表同時，在西德也出現了同樣的論文，使我深覺競爭激烈。第二，我們的腦筋必須要靈活應用，遭遇到問題時才能使用各種手段來解決。例如我在探求Catalyst 的物性時就利用了(1)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(2) Electron Microprobe X-Ray Analyzer (3) 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er. 這些儀器目前也就是被利用來分析月球岩石成份的最有效方法。還有，IRUV, 在過去是被應用來研究Structure 的，我這次把它用來探求 5-Keto-D-gluconate 在水中 Molecular form 之 equilibrium, 由此可見，我們必須具有多方面的知識，遭遇到困難時才能利用種種手段來解決，而儀器本身也因你的善為活用而用

途更廣。

## 7. 請問您在日本的課餘活動？

我到日本後即加入東京的台語教會，並指揮唱詩班。該教會等於我們留學生的交誼場所，在國外大家能時常聚在一起互敘長短並一起玩樂，在心靈上倍感溫暖。希望我們同學畢業後去日本時也能去參加那個教會。此外我也加入東京合唱團，該團一年當中演出二次。和東京交響樂團聯合演出。我同時也學會了電子琴。這五年半的時間，對我來講雖不敢說是多姿多采，但自覺沒有半點浪費。

## 8. 能否告訴我們一點日本鬧學潮的情形

東大鬧學潮了一年多。雖然起火點是因醫科學生不滿實習醫師制度，但主要是左傾份子煽動的結果。我們大學院的同學對這事件都不太感興趣。去年1月19日安田大禮堂被暴動學生佔據，經警察鎮壓並加速捕後，發覺竟有90%以上是外校學生。近幾個月來這些暴動學生的行為已漸漸失去大眾的同情，甚至被人唾棄。只要大家的正確觀念能夠建立，那麼學校就可安定下來。

## 9. 請問您回到母校來有何感想？

我每年放假回來都曾來學校。發覺學生們一年比一年認真讀書，學校方面也一年比一年進步，教授陣容更是堅強，我心裡非常高興。我相信北醫學生在外面是不會輸別人的，而我們北醫的前途更是無限的。